

地

火

野曼



王学忠 著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地 火

王学忠 著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电子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地火》/王学忠 著

北京: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,2009,4

ISBN 978-7-900763-44-6

I. 地… II. 王… III. 中国—当代—诗歌 IV. I227

中国电子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191 号

书 名:《地火》

作 者:王学忠

出版发行: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,邮政编码:102600

印 刷:北京中创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150 千字 印 张:6.1

印 数:1-1000 册

印 次:2009 年 4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900763-44-6

定 价:18.00 元(带光盘)



序

“从生活底层踏上精神高地”

——喜吟王学忠新诗集《地火》

涂 途

—

我与王学忠相识，仅仅只有几年时间。可不知不觉我俩便成了“忘年交”，虽各自处于北京、安阳两地，但交往不断。他先后出版的诗集，我几乎全都读过，并成为他的作品的忠实读者和爱好者。尽管我是一个诗词的门外汉，但他那代表着下岗工人和普通百姓的真切呐喊，他那赤诚的、对党、对国、对中华民族的忠心耿耿，不能不打动像我这样已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。他选择诗歌这种艺术形式，来表达对真、善、美的挚爱，对假、恶、丑的鞭笞；他用纯真的、原声的喉音，抒发和吟咏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，为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兄弟说话。这种发自内心的朴实无华的真情披露，这些激动人心的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呼唤，自然会敲击、震撼和激励人心。

于是，对像他这样年青、这样赤诚、这样执着的诗人，我虽然素不相识却仍然时时关注；对他这一族、这一代年轻有为新人新写、新出版的每首诗、每部新作，我都是爱不释手、反复吟诵。被作者誉为“诗的旗帜”的老一辈作家、著名诗人贺敬之，在不久前写给作者的题词是：“从生活底层踏上精神高地，为弱势群体唱出时代



壮歌。”这两句题词，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这位年轻工人阶级诗人走过的历程和品性，同时也表达出对像他一样的诗人群体寄托的厚望。

不久前，我又收到王学忠寄来的一部即将出版的新诗集《地火》打印稿。急切地先睹为快的心情，促使我匆匆忙忙地翻阅了一遍；一股见猎心喜、情不自禁的热流涌上心头。虽自知对诗词并无专门研究，可究竟还是冒着“弄斧班门、徒遗笑耳”，按捺不住地提笔想把个人的读后感倾诉出来。

《地火》全书共分三辑，收入作者创作的诗篇共96首，绝大部分是新作。它们如同一组交响诗套曲，以“火”的意象和意蕴，采用主题变形的手法，用不同的音色、音韵，创造了富有特定内涵的艺术意念和意境。如果与作者过去出版的诗集相比较，它无论在思想层次还是艺术水平上，我个人认为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和提高。从这部诗集中，我们看到了新世纪工人阶级诗人显著的、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。他仍然在不倦地、顽强地“为弱势群体唱出时代壮歌”；可的确又不满足于以往的成就，正以新的理念、新的创意、新的姿态，从“生活底层踏上精神高地”。

这部诗稿的第一辑题为《踩踏并不可怕》，共收短诗42首。这个醒目的题目，可以概括和提示本辑、甚至本书的旨意。辑中的《石头下的芽》如同诗人过去写的仙人掌族中的兄弟姐妹，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，象征着英雄豪杰般的威武不屈、抗争不息。读后的第一印象，似乎还是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和意象，描绘过去经历和接触的众所周知的、触目惊心的底层现象：“压吧，用你全部的淫威与卑鄙/但千万不要让天空露出一丝缝隙/否则，那颗不屈的头颅/便会在鲜血淋漓里呼吸”；然而，接下来我们仿佛眼前一亮，跟随着作者便跨入到一个新的心灵天地：“呼吸，只要生命还在/抗争便不会





停息/风雨雷电中,继续/生我的叶,长我的枝……”这里将貌似强大的反动压迫势力,与新生弱小的发展事物,进行极度地两极强烈的对比;诗中涌现的昂扬的、刚强的气度不凡,以及挖掘和凸现的崇高的美,让读者自然而然地生发出“蹂躏并不可怕”呼唤!由此出发,这部诗稿便将我们一步一步引导走向新的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境界。

接下来读到的这一辑中其它的诗篇,都有耳目一新的类似直感。例如,像《泪,会转化的》,喊出的是:“把泪揩干/不!收起来埋在心底/让思想的阳光哺育/便会转化的//化作广场的呐喊/刀尖上的光/冲破恐怖夜/燃烧在黎明的火……”于是,“火”的意象在交响诗的变奏中,重复着又多样化地交织地呈现。同样是以小见大、以弱见强:“火柴不是神话里的英雄/然而,一根接一根继续/总有一天/脚下会烧起冲天大火……”(《一根火柴丢在地上》)这些寓意都透露作者代表受压迫、受剥削阶级,不畏强权、不卑不亢,奋发图强、奋斗到底的勇气和毅力。

而作为书名的《地火》一诗,用简练而明快的四个乐章,唱出了如《国际歌》般的雄伟和悲壮:“冲破黑暗的棺椁/和沉重的压迫/荒原上飞出一团火//一团自由、快乐的火/奔跑着,飞翔着/野草、枯叶、藤蔓/也奔跑着,飞翔着/一路燃烧,唱歌”。火在燃烧和跳跃,歌在飞舞和飘扬;火如同歌那样轻盈;歌伴随着火游弋:“歌声走过的地方/悲哀、烦恼、寂寞/跳跃着化作了火/冷酷、腐败、污浊/哽咽着也化作了火//歌声映红了云朵/沙沙沙是风雪在唱歌/隆隆隆是春雷在唱歌/唱着黑暗与压迫的挽歌……”末尾的火与歌的群体大合唱,可谓震撼人心、山呼海啸!

诗人在不久前给我的信中说:“时下文艺理论混乱。我觉得,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,写什么、怎么写,关键是自己的世界观问题。





没有生活，写出来的作品不真实，不感人，甚至还会让读者耻笑。然而，有生活，但世界观不正确，不是真正与人民群众心贴心，写出来的作品也会透显着虚假和掩饰不住的个人利益。”的确，王学忠来自底层，生活在底层，他与人民群众自始至终心贴心。从《地火》的首首诗篇中，我们读到的是贴近心灵的、炽热的“火样的旗帜”、“火样的理想”，和响彻云霄的“火的声音”。

二

王学忠是新代工人阶级的代表，是新世纪工人阶级的诗人，是具有工人阶级品性的奋发向上、奋斗不息的战士诗人。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变化，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，工人阶级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，它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，最有远见，大公无私，最富于组织性、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；它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。从《地火》第二辑《火的声音》中 29 首诗篇中，读者不难发现，作者基本上已走出过去刚开始自发写诗时的“未穿衣裳的年华”，断然地从个人的狭窄的“自我”中突围和解脱，决断和改造着自己一般的、通常的“平民诗人”形象。他挺直胸膛、理直气壮地从不同方面、不同角度，大声召唤和誓言“像高尔基、鲁迅那样战斗”！最显著的进步和升华是，他在努力地、有意识地、自觉地“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”；他在排除万难中，竭尽全力地用手中的笔，投入到“为亲爱的阶级兄弟说话，为他们的命运搏斗，为他们忠实地服务。”

《为了新中国，冲啊！——纪念董存瑞英勇献身 60 周年》，是一首时代的英雄颂歌，是响亮的战斗的号角。作者用内心深切的阶级感情怀念和提醒人们：“不要忘记呀/生活在今天幸福的人们/



每一份甜蜜/每一刻安宁/皆缘自那个年代/隆隆的枪声、炮声/千百万革命志士/抛洒在共和国黎明前的土地上/一腔腔炽热的忠诚”。他超越时空地延续着悲壮和崇高的美,以亲人般的真诚和良知,吹响着激昂奋进的一往无前地冲锋陷阵的号声:“‘为了新中国,冲啊’/就是让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/永远记住那座桥型暗堡下的爆炸声/提醒从敌人手中夺得权力的弟兄/千万不可滥用/人民的公仆/要始终头脑清醒/把自己的位置摆正/把有限的生命/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……”

与这首诗对应和对照的,则是委婉流畅的《谁让咱是共产党》。诗人行走在“山里人”的行列,放开了歌喉行云流水地反复唱出了:“山里的树/站着或倒下都是脊梁/山里的人/身子板生下来就硬朗/劈山/凿石/手抬、肩扛/开一条致富路在脚下/叫那流泪的山沟沟笑语飘荡”;“山里的石头/风吹雨淋不改模样/山里的人/做官做民都孝敬爹娘/春夏秋冬/峰峦叠嶂/爱是一条幸福路在脚下/把那贫穷的山沟沟变成天堂”。接着,诗人在这里以一个质朴的农村共产党人的角色,重复地以第一人称,表达了改天换地、创造新农村的决心和愿望:“老百姓是爹/老百姓是娘/爹娘的冷暖痛痒/时刻挂心上/——谁让咱是共产党”!这首带有民歌体曲调的抒情赞歌,生动地描绘了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,一句朴实无华的“谁让咱是共产党”,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共产党员与普通百姓的鱼水之情。这样风格和情调的诗歌,在王学忠的以前创作中,还很难见到。

在这一辑里,还有一组歌唱老一代和同辈诗人及其创作的诗篇,它们也属于英雄的诗章。像《有一种崇敬油然而生——我读贺敬之人和诗》、《真理的捍卫者——读〈魏巍文集续集·新语丝〉有感》、《战士·诗人——与田间老师相识记》、《给在前沿的战斗

者——〈鲁煤文集诗歌卷·在前沿〉读后》、《诗人雁翼》、《拉圆的弓——读塞风人和诗》等等。从老一辈革命诗人群体那里，诗人吸收了“智慧”、“勇气”、“信念”和“哲人的睿智”，进一步明辨了是非，懂得了善恶，分清了美丑；沿着他们开辟的宽广大道，迈向新的长征。

这一辑里还有不少诗篇，是描画社会万象、针砭黑暗时弊的，也许可以称之为“政论诗”或“讽刺诗”。这类诗在作者过去的诗集中，已大量出现，而且还引起过争议，如《我嫉妒》等等。这里有对三鹿乳粉事件，造成婴儿中毒和死亡，而国家质检总局发言人竟然还以“基本安全”的口实掩盖失职的嘲讽（《解析质检总局发言人的发言》）；有对个别人大代表名不副实的揭露和期盼（《要讲真话》、《光拍手不行……》、《你真的太让人心寒》等等）；还有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解读和关爱（《在聚源中学废墟前默哀》、《一个地震研究专家的愧疚》等）……这些诗稿以敏锐的嗅觉和透亮的眼光，以主人翁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，紧紧扣住与现实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联系，适时地发出诗人独特的质疑和呼声。从整体上来看，它们已在超越停留于简单地对现象表层的揭示和描述，更多地注重理性思量和深挖社会负面沉积。因而，包容的哲理性便越来越多地震撼人心、发人深思，铭心刻骨、催人反醒。

一位美国女诗人埃伦·纳戴尔在读过王学忠的诗歌后说“许多美国人因为大公司为了利润裁员也成了‘下岗’工人。这些‘下岗’工人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收入和地位了。许多人也没了医保和退休金。有些人为了赚回安全保障得找两三份工作。读了这部诗稿的美国人就会找到和中国工人一样境遇的感觉。”当前，在全球性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席卷各国之际，美国出现的这类的社会现象更变本加厉。我前后三次赴美国探亲，在那里先后呆了近一年





时间,转悠过东、西部许多大城市,与众多普通美国人有过接触和交往,完全能体会和理解埃伦·纳戴尔在这里对王学忠诗歌的感叹和评论。真切地、深层地、活生生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,不难越过大洋、越过国界,飞进人们的心田。这从一个侧面证实,王学忠的诗篇,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、国际性和典型性的。

三

“诗文随世运,无日不趋新。”这是前人的宝贵经验和财富。诗贵在创新,新诗的内容要新颖,形式上要革新。“不新可以不作。意新为上,语新次之,字句之新又次之。”(清·李渔《笠翁余集·窥词管见》)《地火》的作者第三辑题为《十二行诗》的一组诗篇中,似乎有意识地也在进行新诗体改革的某些尝试。这一系列共由25首“十二行诗”组成,它们以整齐划一的两节共十二行的形式出现,其中既有“诗评”(以诗评诗或以诗评文和人),又有贺诗、颂歌、纪念诗、怀念诗、悼念诗等等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诗人自觉地在尝试对诗体的突破?因为在他过去的创作中,这种“十二行诗”体并不多见(大致属于这一类型的,我记得的仅仅有《向太阳》、《乡村小景》等寥寥几首)。

我不太了解,这一诗体是否来源于西方曾经流行的“十四行诗”,或者是它们的变体。这种被音译为“商籁体”的新诗,是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;闻一多曾表示:“这体裁是不容易做”的。它作为诗中的特殊文体,,最初起源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,泛指中世纪流传于民间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短诗。后传播到其它欧洲国家,如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。意大利体的十四行诗,又称彼特拉克体,全诗由两节四行和两节三行共十四行组成,音节齐整,韵律有严格要求。而莎士比亚体的十四行诗,又称伊丽莎白体,由三节四





行诗和两行对句组成。

现在这部诗集中的 20 余首“十二行诗”，都以两节六行组成。虽然每行字数没有强求一律，尾韵也并不完全限定，可声律和节拍的规律大致上还是相同或相似。也许，这种自由诗、白话诗，类似于何其芳曾经提倡过的保持一定韵律的自由体的“中国现代的格律诗”或“新格律诗”。在这里，王学忠诗歌的节拍和韵律更加突出和明显，更强调运用格律，“反复回旋、一唱三叹”，透露出浓郁的节奏美和音韵美。

《血浆撞击胸腔的歌唱——悼王恩宇老师》这首诗，可以作为代表。它将作者自己与著名老工人诗人王恩宇进行前后时代的对比；他俩都属于工人阶级诗人，有着共同点、相似点，也有显然不同的区别：“你写‘炉前霞光’/我写‘滴血的太阳’/霞光‘似出征的旌旗’/太阳‘泪水汪汪’/皆是切身感受/——血浆撞击胸腔的歌唱//‘青春、理想’/‘迷惘、泪光’/着相同的工装/命运却不一样/你是那个时代的主人/我在今天的街头流浪……”诗的对仗工整，意味深长；它选用了两代诗人的有个性的诗篇、诗句，从比较、对照中引出反省和哲理，让人思念、思量、思考，感触、感慨、感叹，情见乎辞、荡气回肠，言为心声、意蕴绵绵，给读者留下深刻回味和印象。

还有《抒人民之情——贺贺振扬老师生日》，是写给湖南毛泽东文学院《文学风》主编、诗人、评论家贺振扬的。诗中强调的是他曾经担任责任主编一职：“临‘危’受命/肩上的担子很重/歌人民之事/抒人民之情/‘面对一个天文数字’/义愤填膺”。接着，由他主编的刊物又引发联想：“猎猎《文学风》/吹得寒冬春意浓/高歌一曲《东方红》/真伪辨得清/‘人民万岁’/声声震耳聋……”“人”和“刊”在结合点上相互对应、回响，这就不仅仅限于对个人





的祝贺和颂扬,而是从使命上强调,将这个杂志代表和宣传的毛泽东思想,传递和播撒给广大人民群众。

毛泽东曾经提出: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,追求“精炼、大体整齐、压韵”。许多诗人在新诗的诗体上进行过大胆的探索,取得了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业绩。“十二行诗”并非王学忠首创,可从《地火》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良苦和勇于创造。尽管迈出的还仅仅是一小步,可这样的探索和创新依然难能可贵。不过,“新格律诗”要写出精品佳作,可能比写古体还要难(至少不容易)。何其芳在理论上独有独到之处,但实践上却未能创作出他自己满意,而又公认的优秀的、典型的“现代格律”诗篇,就是最好最近的明证。

总的说来,《地火》的主旋律是健康的、高昂的、积极向上的,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地火可转化和提升为圣火,它将传递到天南地北、五洲四海。我们相信,接续传递这诗的圣火的,将会有千千万万个王学忠般的工人兄弟姐妹、农民兄弟姐妹、正派的、爱国的、进步的知识分子兄弟姐妹,他们在共同的伟大的理想召唤下,团结一致、奋发图强,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高地上,唱出更多、更好的时代壮歌!

自然,由于政见、价值观和审美群体性的差异,对王学忠的诗歌创作,包括这部《地火》,从内容到形式不容置疑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。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,这是目前诗坛、文坛乃至社会正常的现象。就我个人来说,也不认为他的诗篇每首均为上品上乘佳作。即使是这部《地火》,集中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上,仍旧参差不齐。有些篇章,似乎还不够精耕细作、精雕细刻,尤其涉及到诗艺、诗技、诗韵、诗境等等方面,作者在诗山、诗海中跋山涉水的征程,还很长、很长……;它们离达到真正传





神隽永的名句、警句、绝句，还有相当的距离。

另外，政治诗、尤其是政治讽刺诗如何写为好？我想，诗词作为一种文体，无论古诗、新诗，都贵在含蓄，含而微露；似含苞欲放的花朵，香味扑鼻而来但不过分刺鼻，色泽鲜丽耀眼却赏心悦目；如悠扬动听的乐曲，回肠荡气、感心动耳，曲犹未尽、意在声外。即使是揭露丑陋和黑暗，也要衬托和暗示美，让人感受到诗的美韵、美感、美味。白话诗讲大白话，直爽、直率、直言、直露、直抒胸怀，通俗易懂，浅显明白，无可非议；但既用诗的体裁和语言，那就应当与政论文、议论文、评论、散文、杂文、小品等等有明显的区别，忌讳过于直白、直观，直截了当、直来直去、直言不藏；否则，就没有或很少诗意、诗味，人们又何苦写诗、读诗、爱诗呢？

还有，涉及到目前许多新诗都完全不用标点符号，也是值得注意和研讨的问题。到底如何是好？可能也是各持己见、各行其是，各显神通、各有利弊。王学忠的诗，除了经常在末尾或偶尔在句中用“……”（省略号），其它的标点几乎没有，这也许是他从最初写诗就形成的个性和习惯。标点符号是现代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是重要的文字辅助符号；正确和善于在诗中运用标点分清结构、理解语意，辨明语气、表情达意，是新诗与旧诗词的重大区别。我并非有意在这类细节上吹毛求疵，但觉得有些场合有标点可能比没有更耐人寻味、意味深长。

2006年5月，魏巍在《序〈王学忠诗歌现象评论集〉》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他面前的路还很远，很长，也会有艰险和考验。他还需要攀登再攀登，奋进再奋进，锻炼再锻炼，尤其在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上更加努力。”时隔三年，王学忠的《地火》即将出版；我们欣喜的看到，这位年青的工人阶级诗人代表，正遵循着老一辈诗人的忠告，大踏步地向前走着，“攀登再攀登，奋进再奋





进,锻炼再锻炼”。他的步伐稳健,他的思想敏锐,他的诗艺在创新,他的创作在提升。著名诗人刘章说:“王学忠是诗坛无可替代的这一个,王学忠现象是当代文学的一种必然现象。”由此可见,作为诗人王学忠和诗坛王学忠现象的出现,并且一直引人注目和引起争议,都是合乎逻辑和规律的,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举足轻重、运转乾坤的阶级群体,而且象征着新的时代、新的世纪、新的动力。

去年,我曾写过一首“赠诗”《感谢您,我的工人兄弟!——读王学忠诗集》,借以表达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,阅读过王学忠已出版的几册诗集的个人感受。在最后一节中,我是这样真心实意地诉说的:“感谢您,/我的工人阶级诗人兄弟!/从《未穿衣裳的年华》,/跨出个人狭窄的天地。/用诚挚的心声《善待生命》,/牢牢立足于《流韵的土地》。/用智慧去《挑战命运》,/让生命讴歌真、善、美!/千锤百炼《雄性石》的刚毅,/高举起鲜艳的劳动红旗。/无产阶级无可比拟的胸怀,/坚信的是《太阳不会流泪》!/我热爱的工人阶级诗人兄弟,/全心全意地感谢您!”现在,他的新诗集《地火》即将出版,我在这里要再说一声:

“热流将会集聚喷发、熔化铜墙铁壁,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、翻天覆地;
我珍爱的工人阶级诗人兄弟,
向您和代表的群体,
深深地鞠躬、致意!”

2009年4月11日草于京都朝阳书屋



(涂途,本名涂武生,研究员,1934年生于湖北省武穴市(原广济县)。195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,1959年毕业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(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)文学研究所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。1990年任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杂志主编,1991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。现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、北京科技美学协会顾问、中国延安文艺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。



序二

王学忠：当代中国的工人诗人

贺绍俊

深圳的朋友推荐我读一读深圳的打工文学，并寄来很多作品，作者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在深圳工厂打工的农民工。这些作品有一种亲历的体验和真实的现场感。但我想，打工文学并不是今天的独创，如果把打工文学仅仅理解为打工者的文学，理解为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，那么就可以说自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，就有了打工文学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《国际歌》就是“打工文学”，它的作者欧仁·鲍狄埃就是一位“打工诗人”。列宁称他为“工人诗人”。鲍狄埃出身在工人家庭，十几岁就当童工，干过木工、印花布图案画师等多种工作，他的第一首诗《自由万岁》就是他十四岁写出来的，那时候他还是工厂里的一名童工。当然他后来成为了工人运动活动家、政治家，但他的工人身份并没有改变。他写《国际歌》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。巴黎公社革命时，他一直参加街垒斗争，失败后他躲在一名工人家的阁楼上，在阁楼上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，诗名就叫“国际(International)”。为其谱上曲子在世界传唱则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。我想到的问题是，列宁为什么将欧仁·鲍狄埃称为“工人诗人”而不是“打工诗人”；而深圳为什么要将打工者写的文学称为“打工文学”而不是“工人文学”。我以为，这说明列宁从欧仁·鲍狄埃的诗歌中读到了工人的主体意识，





而在打工文学中缺少了这种工人的主体意识。这同时也证实了在当代中国,工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。我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,接受着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的教育和实践,半个多世纪过去,工人这个名词几乎都从现实生活的日常词典中消失了,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当代中国还会有“工人诗人”吗?

在我读到王学忠的诗歌以后,我就发现,当代中国还会有“工人诗人”,王学忠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。

王学忠是河南安阳的一位下岗工人,十几岁就进了工厂当工人,1996年他所在的工厂倒闭,他被迫下岗。他的妻子是纺织工人,也下岗了,夫妻俩就开了一个小摊卖鞋。王学忠从小喜欢诗歌,下岗了仍写诗歌,据说写了三千多首。所幸的是,人们逐渐认识到王学忠诗歌的价值,他的诗歌也陆续结集出版。在我看来,王学忠诗歌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诗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工人诗人”。我称王学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工人诗人”,并不是因为他是一名下岗工人,而是因为他的诗歌中有着鲜明的工人主体意识。

工人主体意识,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合潮流。过去我们听到的理论是,工人养活了资本家,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发财致富。但如今的逻辑却变成了老板养活了工人,常常听到老板理直气壮地宣布,他为社会解决了多多少少的就业机会,其背后的意思就是,我为社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,政府不仅不应该收我的税,还应该给我奖励。作家和诗人是代表社会的公平和良知来说话的,是代表人类的共同理想来说话的,当然不应该认同这样的逻辑。当工人们被社会强势挤压到边缘时,作家和诗人就应该站出来代表他们说话。我在评论作家曹征路的小说时就充分肯定了他的写作立场。曹征路就是一位勇于为底层民众代言的作家。曹征路认

